

給熱愛文藝的青年

尹雪曼

知道你們是一羣熱愛文藝的青年，我心裏又激動，又高興。在像你們這樣的年紀時，我跟你們一樣，是個熱愛文藝的青年；或者，更坦白一點說，是一個迷戀文藝的傻子。爲什麼我說是「迷戀文藝的傻子」呢？你們年輕的時代，跟我年輕的時代，雖然相隔幾乎三十年；但是，人們並不會因爲看到人類登陸月球，就對喜愛文藝的人高估半分。所以，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，人們還是說：看小說當不了飯吃。是的，看小說不僅當不了飯吃，而且，還有考不上高中，考不上大學，通不過留學考試，去不了美國的危險！

記得我上初中二年級那年，我已經覺得我自己是位了不起的「作家」——不是拿我自己跟外面的「世界」比，而是覺得在我生活、讀書的那個小圈中如此。我們的教務主任潘在民先生，大概看出來我的「狂妄」勁兒；於是，就在一次的週會中，對全體同學——特別是對我，講了許多多「故事」。可惜，那些「故事」，現在我一個也想不起；只記得是有關許多作家的故事，說他們的文章雖然寫得好，但是却走不進大學大門；因此，只能在大學裏旁聽；就像現在有些大專院校夜間部的選讀生一樣。只是，那個時候的我，還是十分迷糊，對於上不上大學，並沒有什麼意見和企求。何況，初中二年級離大學似乎還遙遠得很，我又何必擔那份憂！於是，不管他老先生的一番苦口婆心，仍舊是我行我素。

初中畢業後，雖然我還是那麼熱衷於「文藝

」，整天抱着各種各類的小說書，讀它個「昏天黑地」；結果，「瞎貓碰上死老鼠」的，竟考上了河南省立安陽高中。（我這樣說，一點也沒有輕視我的高中母校的意思；不但沒有，而且我始終以自己是安陽高中的畢業生爲榮。第一、那時高中中並不比今天容易；第二、安陽高中在河南全省的地位，跟今天師大附中在臺北市的地位相等。現任臺灣大學校長閻振興先生，雖是河南南部的汝南縣人，却曾跑到河南北部的安陽縣，考入安陽高中；只是閻先生未曾入安高就讀。）學校放榜，我初中的同班同學傳來消息說：「教務主任潘在民先生說：『尹某人上不了！一學期就會退學的；他的數學太差勁，又不肯用功！』」

當時，我真有點生氣；於是下決心不讓自己退學，一定要氣氣那個「潘鍋子」！（鍋子是豫北土話：駝背的意思。那時，學生們慣會給老師們定綽號，這個「潘鍋子」就是我們背後贈給潘在民先生的；今天說起來，只是覺得親切，並沒有絲毫不敬的意思。）可是，當我從安陽高中畢業，順利的考上國立北平大學，我才恍然大悟：潘先生的話，何嘗不是故意對我的激勵！

今天，我說這些舊事，只因你們是一羣熱愛文藝的青年人，就像我從前一樣。今天的你們和初、高中時代的我，當然有許多不同；但也有許多相同。不同的是時代愈發進步了，人類社會的競爭也更加激烈了。今天的你們不僅要跟同學競爭，跟同伴同胞競爭；還要跟外國人競爭，跟全

世界競爭。因此，你們肩負的責任，可能遭遇的困難，都要比上一代更重更大。但是不管時代怎樣進步，你們的責任和困難如何加重；對人羣、對國家、對民族的愛，都是永遠不會變，也不應該有絲毫的改變的。作爲一個人如此，作爲一個文藝作家更是如此。偉大的文藝作品，沒有不含蘊高尚的情操，和純真的、對人羣的熱愛。所以，教你們寫作的老師會說：好文章一定真有感情。無病呻吟固然要不得，不着邊際的幻想也難垂永久。寫你要寫的，爲你自己，爲你的國人；爲那些在鐵幕中啼飢叫寒，痛苦掙扎的人。寫下他們的心聲，他們的血淚；也寫下自由世界裏的溫暖和熱愛，紅花和綠葉；寫下這一個真實的世界。

你們這一代是幸運的，但也是責任重大的。你們生長在這樣美好的天地裏，沒有饑餓，沒有逃亡；有的只是父母的愛，家庭的溫暖；師長的教導，學校的培育。你們真是太幸運了。但是相對的，責任也太重大了；因爲上一代爲你們保有這樣一個美好的天地，你們却不能以這個天地爲滿足。你們要把這個美好的天地擴大，最少也要把自由、溫暖、紅花、綠葉，帶回你們父母的家鄉，也是你們的家鄉；讓它們在那兒壯大，在那兒生長。

拿起你們的筆來，爲這個偉大崇高的目標努力吧。只是，我不能再說一句：站穩你們的腳步，不要被正常的軌道拋棄。喜愛文藝，熱衷文藝創作是有錯誤的；但要儘可能的站穩腳步，先做一個令父母師長歡欣的人。